



書苑菁華卷第十六

書

漢許冲上說文解字書

錢塘陳

思

慕次



召陵萬歲里公乘草莽臣冲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
下臣伏見陛下神明盛德承遵聖業上考度於天下
流化於民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萬國咸寧
神人以和猶復深惟五經之妙皆為漢制博采幽遠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先帝詔特中騎都尉賈逵於理
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
悉集焉日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書人之有能有為

使羞其行而國其昌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本從
達受古學盡聖人不空作皆有依據今^五經之道昭
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禮漢律皆當
孝文書貫通其意恐巧說彙辭使學者疑慎博問通人
考之於達作說文解字六藝群書之諸皆訓其意而
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魚蟲雜物奇恠玉制禮儀
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凡十五卷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
字慎前以詔書校東觀教小黄門孟生李喜等
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慎已病遣臣齋詣闕慎又孝
孝經孔氏古文說文^{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
所獻達武特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

說謹撰具一篇并上臣冲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
死罪臣頓首再拜以聞皇帝陛下建光元年九月己
亥朔二十日戊午上^徐錯曰建元^年航在^漢安召上書
者汝南許冲詣左掖門會令并齋所上書十月十九
日中黃門饒喜已詔書賜名陵公乘許冲布四十匹
即日受詔朱雀掖門敕勿謝

唐李陽冰上採訪李大夫書

陽冰志於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迹美即美矣惜
其未有點畫但偏傍模刻而以緬想聖達立卦^制造書
之意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焉於天地山川得方
圓流轉之常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

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
體於眉髮口鼻得喜怒舒慘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
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擺拉_抵咀嚼之勢隨手萬
變任心所成可謂通三才之品彙備萬物之情狀者
矣常痛孔壁遺文汲冢舊簡年代浸遠謬誤滋蔓
蔡中郎以豐同豐李丞相將來為末魚魯一惑涇渭
同流孝者相丞靡所遷復每念至未嘗不廢食雪泣
攬筆長歎焉天之未喪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
皇唐聖運逮茲八葉天生尅復之主人樂惟新之命以
淳古為務以文明為理欽若典謨疇咨故實誠願刻
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為不刊之典號曰

大唐石經使萬代之後無所損益仰聖朝之鴻烈法
高代之盛事死無恨矣陽水年垂五十去國萬里家
無宿舂之儲出無代步之乘仰望紫極遠於丹霄若
溘先犬馬此志不就必將有負於聖朝是謂長埋於
古學矣大夫銜命北闕撫寧南方苟利國家專之可
也伏奉處分令題簡牘及到主人寒天已暮閣燭之
下_應命之書霜深筆冷未窮體勢儻歸奏之日一使
聞天非小人之已務是大夫之功業可否之事伏惟
去就之陽水再拜

書序

漢許慎說文解字序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號遠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久萬品以察蓋取諸夫夫揚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

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擣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其後諸侯乃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已而皆去其典籍分為七國田疇異晦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

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
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季篇皆取
史籀大篆或頰省及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
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成官獄職務繁初有
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徐鉉曰王僧虔云秦得
罪繫云陽獄增減大篆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即今之
隸書名其書曰隸書班固云請施之於後隸也
隸書而無點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日大篆二日小篆
畫俯仰之勢
三日刻符四曰蟲書徐鉉曰案漢書注蟲書即鳥書
蟲是
五日摹印蕭子良云為符者刻而摹印合為
應別為一體摹印為符者刻而摹印合為
則秦至文也題倉龍白虎二關之
六日署蕭子良云署書
蕭何所定以題倉龍白虎二關之
七日文書徐鉉曰案書傳

體八觚隨其八曰隸書漢興有隸書徐鉉曰案書傳
勢而書之
又云齊相杜操作提說文則張莖之前已有矣蕭子
良云莖書者董仲舒說文則張莖之前已有矣蕭子
莖草之初也史記上官奪屈原莖草今云者尉律徐
漢興有草知所言莖草是創草非草書也
尉律徐鉉
曰尉律漢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
為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為尚書
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命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
莫達其說久矣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
涼州刺史社鄴沛人爰禮請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
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為
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已
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書所載略存之矣

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
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
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
秦始皇帝使下社人程邈所作也徐鍇曰李斯雖改
史籀為秦篆而程
邈復同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
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
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比平侯張倉
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
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巨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畧
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為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
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人世諸生競

說字解經謹稱秦之隸書為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
何得改易乃張曰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斗蟲者屈
中也廷尉說律並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
也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篇俗儒嗇
夫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孝未嘗觀字例之條
怪舊執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為祕妙究洞室人之微
情又見倉頡篇中幼子承認因號古帝之所作也其
辭有神仙之術焉其迷誤不諭豈不悖哉書曰予欲
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
及史之闕文今亡也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已
私是非無正巧說囊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

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
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噴而不可亂也今叙篆
文合以古籀傳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證稽譌其
說將以理群類解謬誤曉孝者達神旨徐誥曰旨即
意旨字旨者
美也多
通用分別部居不相雜廁徐稽曰分部相
從自許始也萬物咸
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論其備易孟氏書孔
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其
於所不知蓋闕如也

唐顏元孫干祿字書序

史籀之興倫存往制筆削所誤抑有前聞豈唯豕土
加三蓋亦馬中闕五迨斯以降耳謬寔繁積習生常

為弊滋甚元孫伯祖故祕書監貞觀中刊正經籍因
錄字体數紙以示能校楷書當代共傳號為顏氏字
樣懷鈔是賴汗簡收資特託顏魯公以選變後有羣
書新定字樣是孝士杜延業續修雖稍增然無條
貫或應出而靡載或詭眾而難依且字書源流起於
上古自篆行隸漸失本真若摭據說文便下筆多
礙嘗去泰去甚使輕重合宜不揆庸虛久思編音頃
目閑暇方契宿心遂忝校是非較量同異其有義理
全僻周弗畢該點畫小虧亦無以隱勒成一卷名曰
干祿字書以平上去入四聲為次每轉韻處
朱點其上其言俗
通正三体大較則有三
非謂每字悉然偏旁同者不復廣出謂忽

類是也謂形究究禘所謂

俗者例皆淺近唯籍帳文樂券契葉方非涉雅言用

亦無爽彙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謂通者相承久遠可

以施表奏牋啓尺牘判牘固免詆訶若須作文言及

正体用所謂正者並正體用再憑像可以施著述文章對策

碑碣將為允當進士考試理宜必遵正體明經對策

則舊有此區別其故何哉夫並仕觀光惟人所急循

名貴實有國恒規既考文辭兼詳翰墨昇沉是繫安

可忽諸用捨之間尤須折衷目以干祿義在茲乎綬

短汲深誠未達於涯涘岐多路惑庶有歸於適從如

日不然請俟來哲

唐張參五經文字序

易繫辭曰上古結繩以理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

官以理万人以察蓋取諸夫夫決也王庭孚號決之

火者決以書契也逮周禮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之

六書謂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六者造次之

本也雖燕篆變体古今異文唯此六者則為謬惑矣

王者制天下必使車同軌書同文故教人八歲入小

孝文有疑者則必闕而求之春秋之末保氏教廢無

所取正各違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

亡矣蓋夫子少時人猶有闕疑之文後亡斯道歎其

不知而作之也蕭何漢制亦有著法太史試孝同諷

書九千字乃得為吏以六體試之吏人上書字或不
正輒有舉劾皆正史遺文可得焯知者也劉子政父
子校中祕書自史籀以下凡十家序為小序次於六
藝之末後漢許叔重收集籀篆古文諸家之序就隸
為訓注謂之說文時蔡伯喈亦以戒孝之後經義分
散儒者師門各滯所習傳說記交亂訛偽相蒙乃請刊
定五經備雕刻石立於太學之門外謂之石經孝者
得以取法焉遭離變難僅有存者後有呂忱又集說
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補之今制國子監置書
序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序率其文義歲登下之
亦古之小序也自頃考功禮部課試貢率務於取心

之急許以所習為通人苟趨便不求當否字失六書
猶為一事五經本文蕩而無守矣十年夏六月有司
以職事之病上言其狀詔委國子儒官勘校經本送
尚書省參奉承詔音得與二三儒者分經鉤考而共
決之互辨字義更相難及又以前古字少後代稍益
之故經典音字多有假借謂假借而謂後辟為避大
陸氏釋文自南徂北編通衆家之序分析音訓特為
詳率固當以此正之唯今文尚書改就今字刑定月
頻有卒以所刊書于屋壁雖未如蔡孝之精密石亦
經之堅久慕古之士且知所歸然以經典之文六十
餘萬既字帶惑春若若羈羈幕幕同物禮禮經經相相并并為為遂遂同同姓姓
春若羈幕幕同物禮經相并為遂同姓

類音非一讀若鄉原之鄉為響取材之材為哉孝者

傳授義有所存離之若有失合之則難並至當之餘

但朱發其傍而已猶慮歲月滋久官曹代易儻復蕪

汙失其本真乃命孝廉生顏傳經收籍疑文互体受

法師儒以為定例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

字分為三卷說文体包古今先得六書之要若古文

文作明古文作主篆文作聖之類有不俗者求之字

古体經典通行不必改而從篆林若桃祿道遠之類說文其或古体難明衆情驚憎

者則以石經之餘比例為助若宜變為宜經變為晉

識則以石經遺文相承隸省引而伸之不敢專也若舊變為壽泉變

沒經典及釋近代字樣多依四声傳寫之後偏傍漸

失令則采文字林諸部以類相從務於易了不必舊

字自非輕典文義之所在雖切於時略不集錄以明

為經不為字也其字非常体偏有所合者詳其證據

各以朱字記之俾夫觀者無至多惑大曆十一年六

月七日司業張參序

說文字源序 唐鄭滑節度賈耽述

庖犧氏觀鳥獸之文象形指事作書契以代結繩降

及夏殷周通謂之古文至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

五篇古文小異七国分裂篆與古文隨其所尚始皇

兼并海内丞相李斯作蒼頡七章中車府令趙高作

爰歷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七章並約籀文而篆體轉上即世謂之小篆後莽卒理獄茲多吏趨省易隸書出焉漢興書師以隸合小篆為五十五章教閭里平常元始中徵通小學會宗師者百有餘人楊雄採掇其可用者作訓纂八十九章除重其複東漢班固加十三章共一百二章六千一百二十字群書所載略備自三國後隸書盛行古文篆籀寢微矣歷晉魏周隋宋齊梁陳通篆籀者日寡唯碑頌之額時觀數字仍十中八九檢文題之國家成均六館書居其一孝者粗紀畫點鮮造精微至德後方事之殷鄉吏富家咸俯拾青紫郡邑髦楚不復積功於六藝唯

趙郡李陽水神假篆法上隣李斯特獲之悉藏篋笥大曆中篆故李司徒新驛記於東廳之門右筆法古淡識者宗師猶子檢校祠部員外郎騰能嗣其業耽每歎隸書轉訛難究會意篆體如正方辯發源小篆中獨許慎說文最為首出目錄五百四十言衆字之根者能研慮於中則聖人之旨趣可得而知因請騰繼世父之抄書坯山之石藉其久垂示將來茲亭控白馬之古津寔皇華之都會流傳摸寫以美君子

唐唐玄度九經字樣序

臣聞秦焚詩書塞人視聽漢興典籍以廣聰明伏以龜鳥之形去聖弥遠點畫訛變遂失本源今陛下運

與黃虞道崇經籍觀人文以成俗念鳥跡之乖方繇
是遂微臣之上請許於國幸創石石經仍令小臣覆
定字体謬當刊校誓所知大曆中司業張參擬衆
字之謬著為定体號曰五經文字專典字者實有賴
焉臣今參詳頗有條貫寫歲久或失舊規今刪補冗
漏一以正之於五經文字本部之中採其疑誤舊
未載者撰成新加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六部四百
二十六文其偏旁上下本部所無者乃纂為雜辯
部以就之若体書全虧者則引文以證解於雅言執
礼誠媿大儒而辯体觀文試遵小字其聲韻謹依開
元文字避以反言但細四聲定其音旨今條目已卒

刊削有成願竭愚衷以資後學當開成丁巳歲序謹
上

唐林韞撥鐙序

韞咸通末為州刑掾時廬陵盧肇罷南浦太守歸且
之文之文翰放海內知名韞竊慕小學因師於盧公
子弟安期歲餘盧公忽相謂曰子學吾書但求其力
爾殊不知用筆之力不在於力用於力筆死矣虛掌
實指指不入掌東西上下何四闕焉常人云永字八
法乃點畫爾拘於一字何異守株翰林禁經云筆貴
饒左書尚遲澁此君臣之道也大凡點畫不在拘之
長短遠近但勿過其勢俾令筋骨相連意在筆前然

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筭子此畫爾非書也吾昔
授教於韓吏部其法曰拚鑿今將授子子勿妄傳惟
拖撚拽是也訣盡於此子其旨而味乎韞加以父羅
戎事筆硯多亡終不能窮其妙亦猶古之有得不
死之術者人將從李焉未至得術者物故歎恨不極人
或譏之曰彼尚不能自免何恨之有耶之曰昔有善
筭術者臨終傳於子終不能曉仍傳於人他人盡其
妙彼何妨得而不能演哉愚雖受盧公之命既不能
自益其要妙散恡復傳於智者

後蜀林罕字源編傍小說序

罕長興二年歲在戊子三十有五疾病踰時閑坐思

書之點畫莫知所以乃搜閱今古篆隸始見源由旋
觀近代以來篆隸多失始則悶乎終則惜其錯誤訛
誤歎有端正將示同人病間有事其志不遂至明德
二年乙未復病迄於丁酉冬不瘳病中無事得遂前
志與大理少卿趙崇相討論成一家之書昔孔安國
尚書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
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賈耽鎮滑州時作
偏旁字源序云降及夏殷周通謂之古文至宣王太
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小異七國分裂篆與
古文隨其所尚始皇兼并海內丞相李斯遂收拾遺
逸作蒼頡七章中車府今趙高作爰歷六章太史胡

毋敬作博季七章並約榴文篆体轉工即世謂之小篆屬秦政滋繁人趨簡易故軍正程邈邈變古文大小篆作隸書然書之所興莫定何代隸之用所起漢始自秦時篆者取蟲篆之形隸者俾僕隸之用漢初有書師以隸合小篆為五十五章教於鄉里平帝元始中徹通書會京師者百有餘人方立小篆之科楊雄採掇其可用者作訓纂八十九章至東漢班固加十三章共一百二章二千一百二十字雖羣書並載而目錄不公惟漢太尉祭酒許慎取其形類作偏旁條例十五卷名之說文說文遺漏呂忱又作字林五卷以補其缺洎三國之後歷晉魏陳隋隸書盛行篆書殆將泯滅至唐將作少監李陽冰就許氏說文重加刊正展作三十卷今之所行者是也其時復於說文篆字下便以隸書照之名之字統開元中以隸体不定復隸書字統不錄篆文作四十卷名之開元文字自此隸体始定矣兼改古文尚書及無平不陂字即其類也先已有九經音義及切韻玉篇行為天曆中司業張參作五經文字三卷凡一百六十部其序略云以類相從務於易了不必舊次自非經典文義之所在雖切於時略不集錄以明為經不為字也開成中唐玄度以五經文字有所不載者復作新加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六部其序略云其偏旁上下本所無者

乃篆為雜辨部以統之然九經所有之字即加訓切
况是隸書莫知篆意其字注解或云說文者即前來
兩說文者或云隸省者即隸蔡邕於國亭所立石經者
或云隸省者即隸減也少減曰省乃是隸書於篆書
中減省畫點而已非是官省之省唐立石經乃蔡邕
之故事也周礼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書謂篆
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六者造字之本也篆
雖一体而隸變數般篆隸既與訛舛相錯非究於
篆無由曉隸六書者非止一意而屬一字之內有占六
書二三四者大都造字皆包含六意字有正者倒
者橫而在上中下者豎而在左右中者向者背者並

者重者順者逆者左者右者補者仰者橫坼而裏別
字者豎開而夾別字者有一字成者有全二字三字
四字五字合成者有省二字三字四字合成者隸書
有不拋篆者有全遺篆者有減篆者有添篆者有篆
隸同文者有篆體則可辯變隸體則多有義異而文
同篆亦有之今悉解之於後文此不重列俗有隸書
賦者假託許慎為名頗乖經據顏氏家訓云斯實陶
先生弟子社道士所為大魏時俗吾家子孫不得收
寫又有今古隸書端字決疑賦更不經於隸書賦嘗
今之世不可學之又有文不作子為學更旁作生為
蘇凡數十百字謂之野書唐有敕文明加禁斷今往

往見之亦不可輒存顏真卿撰平祿字書一卷每一
字作三般即注云上正中通下俗既立標題合有褒
貶金無與奪亦無取焉其道書鬼書天篆章草八分
飛白破体行書無益於字此亦不錄篆隸有筆力道
健字勢妍麗者斯乃意巧之人臨文改易或參差之
長短之屈曲之拗統之務於奇恠以媚一時後習之
人惟有利鈍致於元篆隸不同蓋病由此起今之孝
者但能明知八法洞曉六書道理既全体格自實亦
何必鍾歐虞褚柳之惑亂哉今所篆者則取李陽
冰重定說文所隸者則取開元文字雖知魯鈍不失
源流所貴講說皆有依憑點畫且無差互杜征南注

左氏春秋以經雜傳謂之集解何都尉論語序云今
集諸家之善亦謂之集解罕以隸書解於篆字之下
故効之亦曰集解今以說文浩大備載群書卷軸繁
多卒難尋究翻致僭亂莫知指歸是以翦截浮辭撮
其揆要於邊旁五百四十一字下各隨字訓釋或有
其闕造字者省而難辨者須見篆方曉隸者雖在枉
中亦先篆後隸各隨所部載而明之其餘形聲易會
不關造字者則略而不論其篆文下及注中易字便
以隸書為目如稍難者則紐以四聲四聲不足乃加
切韻使學者簡而易從煥然冰釋於說文中已十得
其八九矣名之曰林氏字源偏旁小說古人窮困陞

厄而述作典與罕臥疾數年飽食終日思有間悟胎
願將來非欲獨藏私家實冀徧之天下乃手書刻石
期於不朽一免傳寫之誤一免翰墨之勞或有索之
易為脫本審篆隸無纖毫之失質神人無愧耻之心
古今所疑坦然明白如其漏脫略俟君子廣改十二
年三月日林罕序

書苑菁華卷第十六

書苑菁華卷第十也

書歌

錢唐陳

書歌

李潮八分小篆歌

杜甫



蒼頡鳥跡既茫昧字体变化如浮雲陳倉石鼓久已
記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
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若縣光
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惜哉李蔡不復得吾甥李
潮下筆親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
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况潮小篆逼秦相快劍長
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有金蛟龍盤擊肉倔強吳郡

張顛誇草書草書非古空雄壯豈如吾甥不流岩承
相中郎文人行已東逢李潮逾月求我歌我今棄老
才力薄潮乎潮乎柰汝何

贈懷素草書歌

李白

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溟
魚筆鋒殺尽中山兔八月九月天氣涼酒徒詞客蒲
高堂幾麻素絹排數箱宣州石硯墨色光吾師醉後
倚繩床須臾掃尽數千張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
雪何茫茫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恍恍
如聞神鬼驚時時只見龍蛇走右盤左感如驚電狀
同楚漢相攻戰潮南七郡凡幾家一一屏障書題遍

王逸少張伯英古來幾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
我師此藝不師古一夫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
娘渾脫舞

懷素上人草書歌

王邕

衡陽雙峽插天峻青壁巉々萬餘仞此中靈秀衆所
知草書獨有懷素奇懷素身長五尺四嚼湯誦呪吁
可畏銅餅錫杖倚困庭班管秋毫多逸意或粉壁或
彩牋蒲葵縮素何相弊忽作風馳如電掣更點飛花
兼散雪寒猿飲水撼枯藤壯士拔山神勁鉄居不見
張芝昔日稱獨賢君不見近日張旭為老顛二公絕
藝人所惜懷素傳之得其績崢嶸慶出海上山突兀

收成湖畔石一縱又一橫一歌又一傾臨江不羨飛
帆勢不筆長驟而聲我收此州喜相識又見草書多
慧力懷素懷素不可得開卷臨池轉相憶

同前

戴叔倫

楚僧懷素工草書古法盡能新有餘神清骨竦意其
率醉來為我揮捷筆始從破體變風姿一一花間春
景遲忽為壯麗就枯澁龍蛇騰盤歎屹立馳毫驟墨
劇奔如湍坐失聲看不及心手相師勢轉奇詭形恠
狀翻合且人人細問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

同前

朱遜

幾年出家通宿命一朝却憶臨池聖轉腕摧鋒增崛

崎秋毫爾紙常相隨衡陽書舍未相訪連飲百盃神
轉王忽聞風裏度飛泉紙落紛如踏驚形容脫畧
真如助心思周遊在何處筆下唯看激電流字成只
畏盤龍去恠狀崩騰若轉蓬飛絲歷亂如回風長松
老死倚雲壁感浪相翻驚海鴻于今年少尚如此歷
觀遠代無倫比妙絕當能動鬼神崔蔡齒竟更心死

同前

魯牧

吾觀開士多利用筆精墨妙誠堪重身上藝能無不
通就中草聖最天縱有時與酣斧神機抽毫點墨縱
橫揮風声吼烈隨手起龍蛇迸落空壁飛連掃數行
勢不絕藤懸查感生奇節劃然後放驚雲濤或時頓

挫索毫髮自言轉腕無所拘大笑義之用陣圖狂來
紙尽勢不尽投筆抗声連叫呼信知鬼神助此道墨
池未盡書已好行路談君口不容滿堂觀者空絕倒
所恨時人多笑声唯知賤寶翻貴名顧尔向來三五
字顛奇何謝張先生

同前

寶冀

○ 狂僧揮翰狂且逸獨任天機推格律龍虎慙因點畫
生雷霆却避鋒銚疾魚牋縮素豈不貴只兼局促兒
童戲粉壁長廊數十間與來小窳習襟氣長幼集賢
豪至枕糟籍翹猶半醉忽然絕叫三五声滿壁縱橫
千万字吳吳張老尔莫顛葉縣公孫我何謂如熊如

接後

有何處最可憐裊々枯藤萬杖懸拂秋水映秋天或
如絲或如髮風吹欲絕又不絕鋒銚利於歐冶劍堅
勁渾是并州鐵時復枯燥何禱被忽覓山陰突兀橫
翠微中有枯松錯落一萬丈倒卧絕壁巖枯枝千魑
魅兮万魍魎款出不可何閃屍又如瀚海日暮愁陰
濃忽然躍出千黑龍夭矯偃蹇入乎倉穹飛沙走石
滿窮塞万里颼颼西北風狂僧有絕藝非數仞高墻
不足以逞其筆勢或逢花牋與素絹凝神執筆守常
度別作筋骨多情趣霏々微々點長露三秋月照丹
鳳樓二月花開上林樹終恐絆騏驥之足而不得展
千里之步狂僧狂僧尔雖有絕藝猶當假良媒不因

礼部張公將尔来安得声名一日誼九該

懷素上人草書歌 兼送詔 徐廣州 蘇渙

張顛没来二十年謂言草圣無人傳零陵沙門繼其
後新書大字大如斗興來走筆如旋風醉後耳熱心
更兇忽如裴旻舞雙劍七星錯落纏蛟龍又如吳生
畫鬼神魑魅魍魎驚本身鉤鎖相連勢不絕倔強毒
蛇爭屈鐵西河劍舞氣凌雲孤蓬自振唯有君今日
華堂看灑落四座喧呼歎佳作迴首邀予賦一章款
令美價齊鍾張琅々誦句三百字何以醉僧顛復狂
忽然告我遊南溟言祈亞相求大名亞相書翰凌猷
之見君絕藝必相知南中紙價當日貴只恐貪泉成

羸不足比如虺如蛇不足擬逐物為動鬼神泣狂風
入林花亂起殊形恠狀不易說就中枯燥尤驚絕邊
風殺氣同慘烈崩槎卧木爭摧折塞草遙飛大漠霜
胡天亂下陰山雪影能事轉新奇守玉公同賦詩
枯藤勁鉄愧三舍寒猿驚一時此德絕藝人莫測假
此常為護力連城之壁不可量五百年知草聖靈
堂

同前 任華

吾常好古奇古未草書無不知豈不知右軍與猷之
雖有壯麗之骨恨無狂逸之姿中間張長史獨放蕩
而不竊以顛為名傾動於當時張老顛殊不顛於懷

素顛懷素顛乃是顛人謂爾從江南來我謂爾從天
上來負顛狂之墨妙有顛狂之逸才狂僧前日動京
華朝騎王公大人馬暮宿王公大人家誰不造素屏
誰不塗粉壁粉壁搖精光素屏凝曉霜待師揮灑字
不可殫忘駿馬迎來坐中堂金盃盛酒酌葉香十盃
五盃不解意百盃已後始顛狂一顛一狂多意氣大
叫數聲起攘臂揮毫倏忽千萬字有時一字兩字長
丈二翕若長鯨掣刺動海島剡若長蛇成律窳深草
迴還繚遠相拘連千變万化在眼前又如飄風驟雨
相激射速碌颯拉動簷隙擲華山巨石以為點掣衡
嶽陣雲以為盪吳不尽勢轉雄唯恐天抵與地窄別

墨池

懷素上人草書歌

釋貫休

張顛、後顛非顛直至懷素之顛始是顛師不談經
不坐禪筋骨唯於草書妙顛狂恐是神仙有神助兮
神莫及鐵石盡兮墨湏入金樽竹葉數斗餘半飲半
傾山袖濕醉來把筆猛如虎粉壁素屏不問主亂擘
擘亂抹無規矩羅刹石坐五字脊崩通八字立對漢
高祖勢崩騰兮不可止天機暗轉鋒鋸裏閃電光
邊霹靂飛古柏身中旱龍死駭人心兮目眩瞋上呼切
下香切顛人是兮神闢易乍如沙場大戰後斷槍撥箭
何狼疾又似深山恠石上古病松枝掛鐵錫月兔筆

天竈墨斜鑿黃金側挫玉珊瑚枝長大如東天馬嬌
擰不可勒東却西南又比倒還起斷復續忽如鄩公
捉住單雄信秦王肩着搭着早木槩懷素師若不是
星辰降瑞即必是河嶽孕靈固真頭冷笑逸少爭得
不醉罵吳伯天台古彩一千尺崖崩岸折何埠燥或
細微僂衣維綻金條垂或妍媚桃花半紅公子醉我
恐山為墨海為水天為筆弓書大地乃能畧展狂僧
意長恨師不相識一見此書空歎息伊昔張謂任筆
葉季良數子贈歌豈虛飾所不足者渾未嘗道着其
神力石橋被燒却良玉不土蝕雖畫沙弓印了泥世
人世人莫得知師雄名在世間清風明一何極

張伯高草書歌

釋皎然

伯英死後生伯高朝着手把山中毫先賢草律我草
狂風雲陣發愁鍾王湏史變態皆自我寫形類物無
不可聞風遊雲千萬朵鸞龍就踏飛如墮更覩節林
花落朝狂風亂攬河飄飄有時凝然筆空掘情在寥
天獨飛鶴有特取勢氣更高意得春江千里濤張生
奇絕難再遇草罷臨風展輕素陰慘陽舒如有道鬼
壯魑容若可惧黃公酒壚興偏入阮籍不嗔嵇亦顧
長安酒勝醉後書此日聘君千里步

陳氏童子草書歌

前人

書家孺子有奇名天然文章令人驚僧虔老時把筆

法孺子如今皆暗合，颯揮電酒眼不及。但覺筆端鳴
颯，有時作點險。且能太行片石看，欲崩偶然長掣。
濃且燥，少室枯松，欹不倒。夏室炎炎，少人歡。山軒日
色在，攔竿桐花飛盡。子規思主人高歌，具不至濁膠。
不飲，嫌昏沉。欵翫草書，開我襟。龍爪壯奇，見鬚鈿水。
賤自背越人遇王家，小令草最狂。為予揮灑，驚騰勢
蕭子草書人不及，洞庭葉落秋風急。上林花開春露
濕，花枝濛濛，向水垂。見君數行之，灑落石上之松。
上鶴若把君書比，仲將未知誰上凌煙閣。

馬秀才草書歌

權德輿

伯英草聖稱絕倫，後未孝者無其人。白眉年少未弱
冠，紙紛、運纖腕。初間之子十歲餘，當時筆皆
不如。猶經昔日墨池，李未許前賢。團扇書絕彩，芳姿
相點綴。水映荷花風轉蕙，三春併向指下生。萬象爭
分筆端勢，有時當暑如清秋。滿堂風雨寒颼，乍疑
崩崖瀑水落。又見古木饑巖愁，變化縱橫出新意。眼
看一字千金貴，憶昔謝安問獻之。特人雖見，那得知
誓光大師草書歌

雪壓千峯橫枕上，窮困雖多還激壯。看師逸蹟兩相
宜，高適歌行李白詩。海上驚驅山猛燒，吹斷狂煙著
沙草。江樓曾見落星石，幾回試斧將軍砲。別有寒鷗

掠絕壁提上玄猿更生力又見吳牛磨角未舞槃盤
刀初觸擊好交天子揮宸翰御製本多推玉案晨開
水殿教題壁題罷紫衣親寵錫僧家愛詩自拘束僧
家愛畫亦局促唯師草聖藝偏高一掬山泉心便足

贈警光上人草書歌

吳融

篆書朴隸書俗草書貴在無羈東江南有僧名警光
紫毫一管能顛狂人家好壁試揮拂瞬目已留三五
行摘如鈎挑如拚斜如撐回如幹又如夏禹鎖淮神
波底不出牛正拔又如朱亥鎚晉鄙袖中擡起腕欲
腕有時軟榮盈一穗秋風曳空闊有時瘦嶮巖百尺
枯松露槎枿忽時飛動更驚人一聲霹靂龍蛇活稽

山賀老昔使傳又聞能者有張顛上人致功應不下
其奈飄飄滄海邊可中一入天子國給素裁繡洒毫
墨不繫知之與不知便有一字千金直

贈廣利大師歌

前人

化人之心固甚難自化其心更不易化人可以程限
之自化元須有其志在心為智者何人今日得之於
廣利十年前識師初正見把筆學草書崩雲落石上
千萬壯隨手變化生空虛海北天南幾迴別每見書
蹤轉竒絕近來蕪解作歌詩言語明決有氣骨堅如
百鍊剛挺特不可屈又如千里馬脫韁飛滅沒好是
不彫刻縱橫衝口吟昨我來示我十餘篇詠殺江南與

風月乃知性是天習由人莫輕河邊殺鑿飛作天上
麒麟但日新又日新李白非通神

賈耽虞書歌

衆書之中虞書巧體法自然歸大道不同懷素只攻
顛豈類張芝惟札草形勢素肌骨老子君臣相揖
抱孤青似竹更颺颺闊白如波長浩渺能方正不墮
倒功夫未至難尋奧須知孔子廟堂碑便是青銅中
至寶

姚贊八分書歌

吳興姚贊能八分書一點一畫若崩雲又如春水綠
波紋上有鵝鵲鵝鵝群

脩公上人草書歌

史邕

真蹤草聖今古有脩公學得誰及否古人今人一手
書師今書成在兩手書時須飲一斗酒醉後掃成龍
虎吼風雨驚兮颺走山嶽兮動龍蛇闢千尺松枝
如蠹朽欵折不折掛巖口張旭骨懷素筋骨骨一時
傳斯人斯人傳得妙通神攘臂縱橫草復真一身疑
是兩人身

書詩

奉述飛白書勢

岑文本

六文開玉篆人體曜銀書飛毫列錦繡拂素起龍魚
鳳牽崩雲絕鸞驚遊霧疎別有臨池草思露垂露餘

送顧八分文李通洪吉州

杜甫

中郎石經後八分蓋憔悴顧侯運鑪錘筆力破餘地
昔在開元中韓蔡同勳玄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御
札早流傳揄揚非造次三人並入直思澤各不二顧
於韓蔡內辨釀工小字分日示諸王鉤深法更祕文
幸與我遊蕭疎外声利追隨二十載浩蕩長安醉
高歌卿相宅文翰飛省寺視我揚馬問白首不相弃
驂駟入穷巷必脫黃金轡一論朋友難遲莫敢失墜
古未事反覆相顧橫涕泗為者何玉人誰是青雲器
才尽傷形体病渴汗官位故同独依然危時語顛躓
我甘多病老子負憂世志胡為困衣食顏色少秣遂

遠作苦辛行順從衆多意舟楫兼根蒂蛟羅好為崇
况兼水賊繁特戒風颯駛崩騰戎馬除往往殺長吏
子子東諸侯勤勉防紕忽刊以民為本魚飢費香餌
請衆瘡痍深告訢皇華使使臣精所擇進德知歷
試測隱誅求情固應賢愚異烈士惡苟得俊傑思自致
贈子猛虎行出郊載酸臯

殿中楊監示張旭草書圖

前人

斯人已云亡草聖必難得及茲煩見示滿目一悽惻
悲風生微絹萬里起古色鐫了鳴玉動落了羣松直
連山蟠其間冥張與筆力有練寶先書臨池真盡墨
俊拔為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誰並伐百則

嗚呼東吳精逸氣感清識揚公拂篋筭舒卷七寢食
念昔揮毫端不得觀酒德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

少保有古風得之陔郊篇惜哉功名忤但見書畫傳
我遊梓州東遺迹浩江邊畫藏青蓮界書入金榜懸
仰看垂露姿不崩亦騫鬱々三大字蛟龍岌相纏
又揮西方變斧地扶屋椽慘淡壁飛動到今色未真
此行疊壯觀郭薛俱才賢不知百載後誰復來通泉

送賀監

李白

鏡湖流水春始波狂客歸舟逸吳多山陰道士如相
見應寫黃庭換白鵝

王右軍

前人

右軍本清真蕭灑在風塵山陰遇羽客要此好鴉賓
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寵鴉去何曾別夫

貽張旭

張公性嗜酒豁達無所營特首窮草隸特稱太湖
精露頂據胡床長叫三五声興未灑素壁揮筆如流星
下舍風蕭條寒草滿戶庭問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
左手持蟹螯右手執舟經登日視霄漢不知醉與醒
諸賓且方坐旭日臨東城荷葉裹江魚白歐貯香醪
微禄心不屑放神於八紘時人不識者即是安期生

醉後贈張旭

高適

世上謾相識此翁殊不然與未書自聖醉後語猶顛
白髮者閑事青雲在日前床頭一壺酒能更幾回眠

送外甥懷素上人

釋子吾家寶神清慧有餘能翻梵王字妙絕伯英書
遠鶴無前侶孤雲寄太虛狂未輕世界醉裏得真如
飛錫離鄉久寧親喜臘初故池殘雪滿寒柳霽煙疎
壽酒還嘗藥晨餐不薦魚遙知禪誦外健筆賦閑居

洛中寺此樓見賀監草書

劉禹錫

高樓賀監昔曾登壁上筆蹤龍虎騰中國書流讓皇
象北朝文士重徐陵偶日獨見驚日恨不同時便伏膺
唯恐塵埃轉摩滅再三珍重囑山僧

答柳柳川夫人

前人

日日臨池弄小雛還思馮論付官奴柳家雜樣元和

脚且盡薑牙斂手徒

小兒弄筆不能真澆壁書窈且賞勤聞彼夢熊猶未
非文中誰是衛夫人

昔日慵工記姓名遠勞辛苦寫西京近來漸有臨池
興為報元常款抗衡

送草書獻上人歸廬山

孟郊

狂僧不為酒狂筆自通天將書雲霞片直至清明巔
手中飛黑電象外寫玄泉萬物隨指顧三光為迴旋
驟書雲霞霽洗硯山晴鮮忽忽畫地虺噴然

生風煙江人願停筆驚恐傾船

秘書省有賀知章草題詩筆力道健風尚

高遠拂塵尋玩因有此作 温庭筠

越溪漁客賀知章任達憐才愛酒狂鷓鴣蒿花隨釣
艇蛤蚧菘菜夢橫塘幾年涼月拘筆省一宿秋風憶
故鄉榮路脫身終自得福庭回首莫相忘出龍鸞鶴歸
遼海落筆龍蛇滿壞墻李白死來無醉客可憐神彩
吊殘陽

題贈高閑上人

陳陶

簷菊花間客軒轅席人珍筆江秋菡萏僧國瑞麒麟
內殿初招隱曹溪得後鹿龍蛇驚粉置花雨對金輪

白馬方依漢朱星又入秦劇談凌鑿齒清論倒波旬
拂石先天古降龍舊國春珠還合蒲老劍去玉州貪
鴛鴦輸黃絹壇場遠白蘋鼎湖閑入夢金閣靜通神
海氣成方丈山泉落淨中獼猴深愛月鷗鳥不猜人
拂岳蕭蕭竹垂空澹澹津漢妹難覓對荆璞本來貞
伊傳多聯璧劉雷競買鄰江邊有國寶時為劇星辰
高閑上人善草書

座上辭安國禪房戀沃洲道心黃蘗老詩思碧雲秋
卷軸朝廷餞書函內庫收陶欣入社吏生怯論經侍
日色屏初揭風聲筆未休長波浮海岸大點出松丘
不絕羲之法難穿智永流殷勤一牋在留著看銀鈎

寄誓光上人

筆下龍蛇似有神
天池雷雨變邊巡
寄言昔日不龜
手應念法頭
泝泝人

送誓光大師

師以草書應制

羅隱

禹祠分首戴
灣逢筆尋知
達九重聖主
賜衣憐絕
藝侍臣
搗藻許高蹤
寧親九別街
西寺待詔
初離海上
峯一種苦心
師得了不須
回首笑龍鍾

草書屏風

韓握

何處一屏風
分明懷素蹤
雖多塵色染
猶見墨痕濃
恠石奔秋澗
寒藤掛古松
若教臨水畔
字字怨成龍

觀夢龜草書

釋可朋

款盡金鍾數斗餘
動容攘臂立躊躇
先教侍者濃磨
墨不揖傍人歛
便書蒼壯倒松橫
洞壑點鹿飛石落
空虛與來亂抹亦成字
祇恐張顛不如

對御書後一絕

釋亞栖

通神筆法得玄門
親入長安謁至尊
莫恠出來多意
氣草書曾悅
聖明君

送八分書與人友繼以詩

李建勳

紀珂為詩記珂書
不對將去寄仙都
仙翁拍手應相
笑得似秦朝以仲無

書苑菁華卷第十八

錢塘陳

思

纂次

書名

晉劉劭飛白書勢銘

鳥魚龍蛇龜獸仙人蛟脚偃波相隸八分世施常妙
索草鍾真爰有飛白之麗貌艷藝珍若乃敷坻毫芒
纖手和會素幹冰解蘭墨電掣直準飛箭屈擬蠅勢
繁節參譚綺靡循致有若煙雲拂蔚交紛刻繼韓盧
接飛宋鵲遊遊

宋鮑照飛白書勢銘

秋毫精勁霜素凝鮮露此瑤波染彼松煙超工八法

尽奇六文鳥企龍躍珠解泉分輕如游霧重似崩雲
鋒絕劍摧驚勢箭飛差池驚起振迅鴻歸臨危制節
中險騰機圭角_星芒明麗爛逸絲紫髮垂平理端密盈
尺錦裁片字金溢仙芝繁弱既匪乏質蟲虎續_碎又
安能匹君子品之是最神筆

唐陸龜蒙書銘

太古之時何嘗有斯逮于結繩民始相疑畫卦造書
聖人之為圖載文字厥初弗知惟簡惟牘析竹析木
累必克庭負必折軸常編一絕錯亂名目寢務輕_去
省擣梟剝割膠綴番_々恣其所便蟲篆更隸形模易
宣上下令古卷舒蟬聯薰曝蠹齧疢乎不堅又取珉

石琢磨雕鏤申簡牘下其存四邊重印章號殷勤識
_音志焉其巧益甚其說益繁盟契質要朝成夕反_平誥
誓制令尾遺首言_牋徽奏報離方就圓傳錄注記醜
儺美憐銘誅碑表虛功妄賢歌詩賦頌多思諂權在
簡牘者理後爛壞無遺一編副以梟殼其留最延謬
戾顛倒危蒙弗刪在珉石者固寵納賂惟辭是奸錄
鑿既畢名聲泯然堯舜之道以人為傳有死必繼流
乎億年宜亦許偽焚燒棄相復似太古結繩之前

書贊

唐李約壁書飛白蕭字贊

梁侍中蕭子雲書祖述鍾王備該衆体始變蔡張二

王飛曰古法妙絕冠時分古法飛少白多其体猶拘八
之輕者自于云變而飛多今但批飛多者即飛子云
之前而不妨後人未有効古飛少者于云又作小篆
飛雖名存傳記而迹絕簡素惟建鄴古壁餘此肖字
白韓晉公鑒古擅書聞之嗟異迂之南徐置于海
榴堂座右之壁又獲齊意陵王肅子良龍爪書十五
親畱以余後獲之載以入洛書之故實事之本末中書
舍人張公崔監察俗懣記詳焉余少好圖書耽嗜竒
古由此雖志業不立而性莫能迂非不干求爵祿心
慵時事以無名疎非款乖時好尚養痾手獨所見遂
僻之則僻矣與夫酣酒聲妓并走權利者俱亡羊也
亡則熟多余每閱玩此迹而圖書之光如逢古人似

得良友加以琴酒靜暢書齋畫閣榮富賤貧是日何
在至若尋翰墨輕濃之勢穿點畫分布之能與日彌
深隨見逾妙嗟夫昔賢垂不朽之藝知傳寶於後世
後人覩妙絕之迹見得意於當時名齊日月情契古
今傳曰遊於藝可以乎知者相賀此獲蘭亭之書
世情觀之未若野人之愧不闕於世在世為無用之
物苟適余意於余則有用已多乃作贊曰
昔創飛白蔡氏所得起於墨帚播於翰墨張王繼作
子雲精繼壁昏屢素墨古池色翻飛露白乍輕乍濃
翠箔映雪羅衣從風崩雲委池游霧濃空拚刺勢動
螺蟠氣推昆池駭駭時門闔寵攢毫疊札或橫或縱

層々陣雲森々古松君子况德高人比蹤抱素自潔
含章內黜逸疑方外縱在矩中蜜而不雜疎而有容
藝通造化比象無窮子雲巨梁肖字逾貴點畫均豐
姿形端異迹絕蚤素名空傳記名微褒貶惟此一字
唐權德輿秘閣五絕圖賀監草書贊
季真造適揮翰睨壁酒仙逸態草至絕迹具涵雲海
詞韻金石傳於秘丘永々無斁

筆意贊

書之妙道神彩為上形質次之兼之者方可紹於古
人以斯言之豈易多得必使心忘於筆手忘於書心
手違情書不忘想是謂求之不得考之即彰乃為筆

鹿麕

意贊曰

剡紙易墨。心圓管直。漿深色濃。萬毫齊力。先臨告誓。
次寫黃庭。骨豐肉潤。唐妙通靈。勢如植槩。勒若橫釘。
開張鳳翼。從擢芝英。鹿庶不為重。細不為輕。纖微向背。
毫髮死生。工之尽矣。可擅時名。

書叙

唐懷素素上人自叙

懷素家長沙幼而事佛經禪之暇頗好筆翰然恨未
能遠觀前人之奇迹所見甚淺遂擔笈杖錫西游上
國謁見當代名公錯綜其事貴編絕簡往々遇之諾
然心曾略無稽滯魚鱗絹素多所塵點士大夫不以

為怪焉顏刑部書家者流精極筆法水鏡之辯許在
未行又以尚書司勳即盧象小宗伯張正言曾為歌
詩故叙之曰開士懷素僧中之英氣槩通疎性靈豁
暢精心草聖積有歲時江嶺之間其名大著吏部侍
郎常公陟觀其筆力最以有成今禮部侍郎張公謂
賞其不羈引以遊處並好事者同作歌以贊之動盈
卷軸夫草藁之作起於漢代杜度崔瑗始以妙聞追
乎伯英尤擅其美羲獻茲降虞陸相承口訣手授以
至于吳郡張旭長史雖資性顛逸超絕古今而模楷
精詳特為真正真卿早歲常接遊即屢激昂教以以
筆法資質劣弱又嬰物務不能配習迄以無成追思

一言何可復得忽見師作縱橫不羣迅疾駭人若還
舊觀向使師得親承善誘出挹規模則入室之賓捨
子奚適嗟嘆不足聊書此以冠諸篇首之後繼作不
絕溢乎箱篋其述形似則存張札部云奔蛇走虺勢
入座驟雨旋風聲滿堂盧員外云初疑輕煙淡古松
又似山開石仞峯王冰州崑曰寒猿飲水撼搖騰壯
士拔山神勁鐵朱處士遙云筆下唯看激電流字成
只畏盤龍走制機格則有李時御丹云昔張旭之作
也時人謂之張顛今懷素之為也余實謂之狂僧以
狂繼顛誰曰不可張公又云稽山賀老粗知名吳郡
張顛曾北面許御史理云志在新奇無定則古瘦灘

灑半墨醉來信乎手兩三行醒後却書、不得戴御
史叔倫云心手相師勢轉奇詭形怪狀翻合宜人人
去問此中妙懷素自云初不知語疾遠則有竇御史
冀云粉壁長廊數十間吳來小豁胃中氣忽然絕叫
三五声滿座失声壁縱橫舒不及日戴公愚劣則有從父司列奔
駟滿座失声看不及日愚劣則有從父司勳員外郎
吳與錢起詩云遠鶴無前侶孤雲寄大塵狂來輕世
界醉裏得真如皆辭旨激切理識玄奧固非虛薄之
所敢當徒增愧畏耳時大曆下已冬十月二十有八
日

唐韓愈送高閑上人叙

苟可以寓於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
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
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療之於九秋之
於舜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
徒業者皆不造其堂不齊其截者也往時張旭喜草
書不治他伎喜怒若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兼
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
谷鳥獸蟲於草木之苑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
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
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
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

迹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通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
炎於中利歟闔進有得有喪教然不釋然後一決於
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閉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
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
淡相遭顏頤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
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伎能閑如通其術則
吾不能知矣

唐沈亞之叙草書送山人王傳又

夫匠心於浩茫之間為其為者必由意氣所感然後
能啓其象也此凡一舉志則爾而况六藝之倫乎余
聞之孝者曰昔張旭善草書出見公孫大娘舞劍器

渾脫鼓吹既作言能使孤蓬自振驚砂重飛而旭歸
為之書則非常矣斯意氣之感歟今山人王傳又學
為旭書居故英公子光劍池山傍積十年而功就歷
遊天下慕其出已者師之歎壇其功也及至長安舍
余家為余題旌故平廬節士文因感之聳髮寒肌謂
吾交生曰願歎余叙其書意者豈余之文以感王生
之志於鼓葉劍氣之勢乎顧不敏誠以孤生之望也

聊題百數

唐司空圖送草書僧詒光歸越

傖荒之俗尤惡伎於文墨者華民流寓而至則遽芥
其橐焚棄札牘之類以快况自容矣又讎沮繼至者
若不勝其怨噫華舌夷心而又甚之者矣洎天下將

若不勝其怨噫華舌夷心而又甚之者矣洎天下將
亂則雖吾里其風亦變果儻音荒之流民亦多矣儻
或未化亦其益孤不能自振苟聞志於吾伎則必躍
而游之矧踵門而勤請者耶誓先僧生於東越雖幼
落於佛而孝無不至故迹迺勁之外亦恣為歌詩
以導江湖沉鬱之氣是佛首而儒其業者也雖孟荀
復生豈拒之哉今繫石內殿且為歸榮死以光於遠
矣永嘉西岑康樂勝遊之最是行也為我以論詩一

一書傳

晉王羲之筆勢傳

王羲之字逸少曠之子也七歲學書及年十二見前
代筆論於父枕中竊而讀之父曰汝何未習所數也
羲之笑而不答其母曰汝年幼小看用筆法未能曉
解縱獲父教恐復不能秘惜父乃語羲之曰待汝成
人吾當授汝羲之拜曰願早授之使得成人已為暮
學父語大綱羲之孝功日進衛夫人一見語太常王
策曰此小兒必見用筆訣也妾近觀其書便有老成
之智因流涕曰此子必蔽吾書名晉成帝書祀北郊
更祝版上人削之羲之筆入木七分
羲之年八歲學書見諸家論書常悲思遂自云今雖
童稚稍長必求後解而後作筆勢論

吳皇象工書謂之八絕

晉索靖衛瓘工書號一壺二妙

前漢相國蕭何善篆籀

宋翼鍾繇弟子亦善書

秦相李斯攻上方衣篆為小篆斯學通古上蔡人少

受學於荀卿仍孝家勢令之名山及印璽由斯之筆

勢也至曹喜見之悲歎不已亦作筆論一卷

張之字伯英少好筆札臨池學書池水盡墨見蔡邕

作筆勢芝遂作筆心論五篇

鍾繇許昌人師胡昭書十六年不曾規戶見昭筆心

論驚歎兼已慮後時意不至此而後大悟遂作筆骨

論

晉王羲之別傳子獻之附

羲之字逸少瑯琊臨沂人也祖正尚書郎曠淮淮南

太守羲之幼諷於言及長辯瞻以骨鯁稱孔善隸書

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若游雲矯若驚

龍深為後伯敦導所器重嘗謂羲之曰外汝是吾家

佳子弟也與王承王悅為王氏三少起家秘書郎征西

將軍庾亮請為參軍累遷長史亮臨夢上疏稱羲之

清貴有鑒裁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

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類召為侍中吏部尚書皆

不就復授護軍將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為右

軍將軍會稽內史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臨
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
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與羲之同好
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序
以申其志性愛搗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善鳴求
市未能得遂携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羲之將至意以
待之羲之數昔弥日又山陰有道士養好鵝羲之往觀
焉意甚悅因求市之道士云為馮道德經當舉群相
贈耳羲之欣然馮畢籠鵝而歸甚以為樂其任率如
此嘗謂門生家設嘉饌供給意甚感之欲以書相報
見有一新隸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門生送王

歸郡比還家其父已刮削都盡生還失書驚懊累日
又嘗在戴山旦見一老姥持十許六角竹扇出市王
聊問此款貨耶一枚幾錢荅云二十許羲之因取筆
書扇各五字姥大帳恍言舉家朝飧唯仰於此云何
書壞羲之荅曰無所損但言是王右軍書字可未百
錢既入市人爭買去後數日姥復持數十扇求請書
羲之笑而不荅其書為世所重皆此類也每字稱我
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也曾與人書
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
之也羲之初不勝庾翼郝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草
草荅庾亮亮以示翼而翼深歎伏曰與羲之書吾

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俱遂乃亡失常歎妙迹
未絕忽見足下蒼家元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以升
平五年卒年五十九贈金紫光祿大夫加常侍尤善
草隸人分飛白童行備精諸體自成一家之法千
變萬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發靈豈能發峯造極然
刻祈張公之章而穠纖折衷乃愧其精熟損益鍾君
之隸雖運用贈華而古雅不逮至若研精體勢則無
不工所謂冰寒於水亦猶雅頌得所鍾鼓云手觀
夫開襟應務若養由之術百弁百中飛筆蓋世獨映
古今其後風靡雲從世所不易可謂冥通合聖者也
羲之隸行草章草飛曰五體俱入神人分人妙妻郝

氏甚工書有七子獻之最知名玄之隸之操之並工草
隸觀之妻謝道韞有才華亦善書為舅氏所重
獻之字子敬逸少第七子女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
閑居終日容止不怠慕劉真長之風工草隸善丹青
七八歲時孝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乃歎曰此兒
當有大名嘗書壁為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為能觀
者如堵相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尺作鳥犢牛甚妙
年三十始仕起家為州主簿尋為祕書郎初娶郝曇
女離婚後尚新安公主無子唯一女後立為安僖皇
后亦善書謝安甚欽愛之請為長史太元中新造
大極殿安款使獻之題榜以為萬代室而難言之試

謂曰魏時凌雲榜未題而匠者誤訂之不可下乃使
常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鬚鬢尽白裁餘氣息还語子
弟宜絕此法獻之楷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
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
逼安又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卷曰故當不同安曰
外論不尔卷曰人聊得知尋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
徵拜中書令卒於官安僖皇后立以后父追贈侍中
特進光祿大夫太宰謚曰憲獻之幼孝父書次習於
張尔後政變制度別創其法率尔師心冥合天矩觀
其逸志莫之與効至於行草與合則若孤峯四絕迥
出天外其峭峻不可量也視其書雄武神縱灵姿秀

出若藏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大鵬搏風長鯨噴沫
懸崖墜石驚電遺光察其所由則意逸乎筆未見其
止盖歆奪龍蛇之飛動掩鍾張之神氣惜其陽秋尚
富縱逸不羈天骨未成有時而躡靈根不固豈不痛
哉人有求書罕能得者雖權貴所逼彌不介懷偶其
興會則觸遇造玄筆皆發此於裏不從外時議者以
以為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
及父而頗有媚翹惟行草草草之間逸氣逼人若論諸体
則劣於右軍子敬隸行草草草飛白五体俱入神八
分入能或謂獻之為小牛令非也子敬為中書令太
元十一年卒於官年四十三族弟珉代居之至十三年

而卒年三十人時謂獻之為太令珉為小令

唐僧懷素傳

陸羽

懷素疎放不拘細行萬緣皆繆心自得之於是酒家飲以養性草書以暢志時酒酣與叢遇寺壁里墻衣裳器皿靡不書之貧無紙可書嘗於故里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灑書不足乃漆一盤書之又漆一方板書至再三盤板皆穿懷素伯祖惠融禪師者也先時序歐陽詢書世莫能辨至是鄉中呼為大全師小錢吏部常尚書陟則而賞之曰此沙門孔翰當振宇宙大名懷素心悟曰夫序無師授如不由戶而出乃師金吾兵曹錢塘鄔彤授其筆法鄔亦劉氏之出與懷素

為群從中表兄弟至中夕而謂懷素曰草書古勢多矣惟太宗獻之書如凌冬枯樹寒寂勁硬不置枚葉葉張旭長史又當私謂彤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師而為書故得奇慎凡草聖盡於此懷素不復應對但連叫數十声曰得之矣經歲餘辭之去彤里萬里之別無以為贈吾有一室割而相與先時人傳彤有右軍惡溪小王駿旁三帖擬此書課以一本相付及臨路草書擊率似古釵脚勉旃至晚歲顏太師真卿以懷素為同學鄔兵曹弟子問之曰夫草書於師授之外須自得之張長史覩孤蓬驚沙之外見公孫大妙劍器舞始得低昂迴翔之狀未知鄔兵曹有之乎

懷素對曰似古釵脚為草書奔牽之極顏公於是懷
佯而笑經數月不言其書懷素又辭之去顏公曰師
賢幸考古釵脚何如屋漏痕懷素抱顏公脚罵賊久
之顏公徐問之曰師亦有自得之手對曰貧道觀夏
雲多奇峯輒嘗師之夏雲因風變化乃無常勢又遇
壁拆之路一一自然顏公曰噫草聖之淵妙代不絕
人可謂聞所未聞之旨也

陸羽曰徐吏部不投右軍筆法而体裁似右軍顏太
保投右軍筆法而點畫不似何也有博識君子曰蓋
以徐得右軍皮膚眼鼻也所以似之顏得右軍筋骨
心肺也所以不似也

鴻漸傳論懷素字藏真詳夫藏真之字禮部張公謂
之字夫人名字必合詳非豈偶然而已屏幃者堂室
之華飾也非殊功大勳不可享之古人云一女不織
必有寒色而貧賤者思尺寸為他裘衣猶不能致况
屏幃之間長與懷素一日夕場醉僧耳而以管毛硯
汁恣情揮灑書吳練宋縞不知其數得非名懷其素
者耶凡人真書則藏其草草則藏其真得非字藏其
真耶

書苑青華卷第十九

書訣

蔡邕九勢八訣

錢塘陳

思



夫書肇於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陰陽既生形勢出矣藏頭護尾力在字終下筆用力肌膚之麗故曰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過惟筆軟則奇恠生焉凡落筆結字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其形勢逆相映帶無使勢背

轉筆宜左右回顧無使節目孤露
藏鋒點畫出入之迹欲左先右至回左亦尔

藏頭圓筆屬紙令筆心常在點畫中行
護尾畫點勢尽力收之

疾勢出於啄磔之中又在駢筆緊擢之內
掠筆在於趯鋒峻趯用之
溢勢在於緊駢戰行之

橫麟駢勒之規此名凡勢得之雖無師授亦能妙合
古人須翰墨功多即造妙境耳

八字訣曰輕為屈折子知之乎曰豈不為鈎筆轉角
折鋒輕過之謂乎

巧為布置子知之乎曰豈不為款書先預想字形布
置令氣勢異巧之謂乎

鋒為末子知之乎曰豈不為已成畫使其鋒健之謂
乎

力為体子知之乎曰豈不為趨筆則點畫皆有力量
骨体自能椎媚之謂乎

均為間子知之乎曰豈不為築鋒下筆皆須宛成無
令其疎之調乎

稱為大小子知之乎曰豈不為大字促之令小小字
展之令大須令茂密之謂乎

損為有餘子知之乎曰豈不為趣長筆短點畫有不
足而常使意勢有餘之謂乎

益為不足子知之乎曰豈不為書點或有失趣者則

以傍點救之之謂乎

白雲先生書歌

天台紫真謂之子曰子雖至矣而未善也書之氣必達乎道同混元之理七寶齋貴萬古能名陽氣明則華壁立陰氣太則風神生把筆抵鋒筆字本性力圓則潤勢疾則澁緊則勁逸則峻內貴盈外貴虛起不孤狀不寡迺迺非近皆接非遠望之惟逸奔之未惟靖敬茲法也書妙尽矣言訖真隱子遂鐫以為陳績維永和九年三月六日右將軍王羲之記

變通異訣

點不變謂之布某畫不變謂之布某方不變謂之肆

圖不變謂之環此則書之大病存者切宜慎之

唐太宗筆法訣

夫欲攻書之時當收視反聽絕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於玄妙心神不正字則欹斜志氣不和書必顛覆同魯廟之器虛則欹滿則覆中則指指者冲和之謂也

大抵腕舉則鋒正鋒正則四面勢全次實止止實則節力均平次虛掌、虛則運用便易

為點必收貴緊而重

為畫必勤貴澁而遲

為擊必掠貴險而勁

為賢必努貴戰而雄

為戈必潤貴遲疑而右顧

為環必郁貴感鋒而摠轉

為波必磔貴三折而遺毫

側不得平其筆

勒不得臥其筆須筆鋒先行

努不宜直直則失力

趯須存其筆鋒得勢而出

策須仰策而收

掠須筆鋒左出而利

啄須卧筆而疾

磔須戰筆外斧得意徐乃出之

夫點要在稜角忌於圓平貴於通變合策處策羊字是也

合勒處勒士字是也

凡橫畫並仰上覆收士字是也

三須解磔上平中仰下覆春主字是也凡三畫悉用

之合掠即掠戶字是也

三乃形影字右邊不可一向為之須背下擊之

文須上磔劍鋒放出不可雙出

多字四擊一編二少縮三亦縮四須出鋒巧在乎躡

蹀則古秀而意深拙在于輕浮則薄俗而直置以採
撫菁能芟雜蕪穢庶近乎翰墨脫專執自閑^賢關於師
授則衆病蜂起衡鑑徒懸於閣矣

唐范陽盧雋臨池妙訣

吳郡張旭言自智永禪師過江楷法隨渡永禪師乃
羲猷之孫得其家法以授虞世南虞傳陸柬之陸傳
子彦遠彦遠之堂舅以授余不然何知古人之詞
云耳雋按永禪從姪纂及孫海皆善書能繼世
張懷瓘新稱上官儀師法虞公過於纂矣張志遜
又纂之亞是則非獨專於陸也王叔明書後品又云
虞褚同師於史陵陵蓋隋人也旭之博法蓋多其人

人若韓太傅混徐吏部浩顏魯公真卿魏仲犀又傳
蔣陸及從姪野奴二人子所知者又傳清河崔邈邈
傳褚長文韓方明徐吏部傳之皇甫閱以柳宗元
員外為入室劉尚書禹錫為及門者言柳公常未許
為五柳傳方少卿直溫近代賀拔員外基冠司馬璋
李中丞戎與方皆得名者蓋書非口傳手授而去能
知未之見也小子蒙昧常有心焉而良師不過歲月
久矣天機儻然因取翰林隱術右軍筆勢論徐吏部
論書竇昺字格永字八法勢論刪繁選要以為其篇
繫辭言智者觀其彖辭思^過矣儻學者覃思於此此
鍾繇義獻誠可見其心矣

第一用紙筆

第二認勢

第三裹束

第四真如立行如行

第五草如走

第六上稀

第七中勻

第八下密

用筆之法拓大指撮中指斂第二指拒各指令掌心
虛如握卵此大要也

凡用筆以大指外置筆令動轉自在然後奔頭微拒

奔中二鈎筆拒亦令大緊各指拒中指小指拒各指

此細要也皆不過雙苞自然虛掌實指永字論

云以大指拓頭指鈎中指此蓋言單苞者然必須氣

脈均勻拳心須虛則轉側圓順腕須挺起粘紙則

輕重於失准把筆淺深在去紙遠近則浮泛虛薄近則

搵鋒体重

用水墨之法散而墨在迹浮而稜斂有若自然然

則剛用軟筆策掠按拂制左一舉紙柔用硬筆衣

努鈎磔順成在指純剛如似錐畫石純以柔以

既不圓暢神格亡矣書石及壁用紙剛剛蓋其相得

也

書意

梁武帝觀鍾繇書法十二意

平謂橫也直謂縱也均謂間也

密謂際也鋒謂端也力謂體也

輕謂屈
決謂率
捕謂不
損餘也
巧謂布
稱謂大
小也

字外之奇文所不書世之學者宗二王元常逸迹曾
不睥睨羲之有過人之論後生遂爾雷同元常謂之
古肥子敬謂之今瘦今古既殊肥瘦頗反如自省覽
有異衆說張芝鐘繇巧趣精細殆同機神肥瘦古今
豈易致意真跡雖少可得而推說少至學鍾書勢巧
形密及其獨運意疎字緩譬猶楚音習夏不能無楚
過言不悞未為蕪論又子敬之不迫逸少猶逸少之
不迫元常學子敬者如畫虎也學元常者如畫龍也
餘雖不習偶見其理不習而言必慕之五欲聊復自

記以補其闕非欵明鮮強以示物也僅有均思之盈
半矣

唐顏真卿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

予罷秩醴泉特詣東洛訪金吾長史張公旭請取筆
法長史于時在裴儼宅憇止已一年矣衆有師張公
求筆法或有得者皆曰神妙僕頃在長安師事張公
竟不蒙傳授使知是道也人或問筆法者張公皆大
笑而對之便草書或紙或五紙皆乘興而散竟不
復有得其言者予自再游洛下相見眷然不贊僕云
問裴儼足下師敬長史有何所得曰但得書絹素屏
數本亦當論請筆法惟言臨加工學臨寫書法當自

悟尔僕自停裴傲宅月餘因與裴傲從長史言語散却迴長史京師前請曰僕既承九文文獎誘諭日月滋深夙夜工勤耽溺翰墨雖四遠流揚自未為穩儻得聞筆法要訣則終為師季以冀至於能妙豈任感戴之誠也長史良文不言乃左右矐視拂然而起僕乃從行歸於東竹林院小堂張公乃當堂踞床而命僕居對小榻乃曰筆法玄微難妄傳授非志士高人詎可言其要妙也書之求能且攻真草今以授子可須思妙乃曰夫平謂橫子知之乎僕思以對曰嘗聞長史冠於每念為一平畫皆須縱橫有象此豈非其謂乎長史乃笑曰然

又曰夫直謂縱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直者必縱之不令邪曲之謂乎長史曰然

又曰均謂間子知之乎曰嘗蒙示以間不容光其此之謂乎長史曰然

又曰密謂際子知之乎豈不謂築鋒下筆皆令宛成宛不令其有跡之謂乎長史曰然

又曰鋒謂末子知之乎曰豈不謂末以成畫俸其鋒健之謂乎長史曰然

又曰力謂骨体子知之乎曰豈不謂擣筆則點畫皆

有筋骨字体自然雄媚之謂乎長史曰然

又曰輕謂曲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鈎筆轉角折鋒

輕過亦謂轉角為臍過之謂乎長史曰然

又曰決謂牽掣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牽掣為弊決意

挫鋒使不怯滯令險峻而成以謂之決乎曰然

又曰補謂不足子知之乎曰嘗聞於長史豈不謂結

構點畫或有失趣者則以別點畫旁救之謂乎長史

曰然

又曰損謂有餘子知之乎曰嘗蒙所授豈不謂趣長

筆短常使意氣有餘畫若不足之謂乎曰然

又曰巧謂布置子知之乎曰豈不謂款書先預相字

形布置令其平穩或意外字体令有異勢是謂奇

之謂乎曰然

又曰稱為大小子知之乎曰嘗聞教授豈不謂之字

促之令小小字展之使大兼令茂密所以為稱乎長

史曰然子言頗皆近之矣

夫書道之妙煥乎其有音焉字外之奇凡庸不能辨

言所不能盡世之孝者皆宗二王元常頗存迹迹曾

不睥睨筆法之妙遂爾雷同歎之謂之古肥旭謂之

今瘦古今既殊肥瘦頗反如自省覽有異衆說張芝

鍾繇功趣精細殆同神機肥瘦古今豈易致意其迹

虽少可得而推逸少至於孝鍾勢巧形容及其独運

意疎字緩譬楚音習夏不能無楚過言不悒未為焉

論又子敬之不逮逸少猶逸少之不逮元常孝子敬

者畫虎也李元常者畫龍也余雖不習久得其道不
習而言必慕之歟儒者巧思思盈半矣子其勉之工
若精勤悉自當為妙筆真卿前請曰幸蒙長史九丈
傳授用筆之法敢問攻書之妙何如得齊於古人張
公曰妙在執筆令其圓暢勿使拘掣其次識法謂口
傳手授之訣勿使無度所謂筆法也其次在於布置
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變法適懷
縱捨掣奪或有規矩五者備矣然後能齊於古人曰
敢問長史神用執筆之理可得聞乎長史曰予傳授
筆法得之於老舅彥遠曰吾昔日李言雖功深柰何
迹不至殊妙後聞於褚河南曰用筆當須如印印泥

思所不悟後於江島遇見沙平地靜令人意悅教書
乃偶以利鋒畫而書之其勁嶮之狀明利媚好自茲
乃悟用筆如錐畫沙使其藏鋒畫乃沉着當其用筆
常款使其透過紙背此功成之極矣其草用筆悉如
畫沙點畫淨媚則其道至矣如此則其迹可久自然
齊於古人但思此理以專想功用放其點畫不得妄
動子其書仲子遂銘謝遂巡存拜而退自此得攻書
之妙于茲五年真草自知可成矣

字書優劣体意

古今書体不一有古文

黃帝史倉頡觀鳥迹制字號曰古文古文之別十三若龜

書科斗有籀書

周宣王時史籀作謂之大篆大書之類

有小

篆李斯刑古文復篆及史籀之書為之有隸書程邈

朝用篆奏事繁多即令隸人佐書謂之其後有八分

隸書隸書之別則今龍爪虎爪書之類有草書漢劉德

秦上谷王有飛白虞蔡有行書漢劉德有草書漢文

次仲作然較其優劣篆籀八分失之

草書一筆草書之類太難行書草書止之太易可為万世行者惟隸書得

中漢晉以來工於隸體未有如鍾繇衛瓘之筆法也

雖然周之保氏教國子以六書象形會意非事既教

之小孝使辨其為書之形必教之大孝使通其為書

之意是以楊雄作繁訓許慎作亂文皆所以發明保

氏之法至褚遂良之工楷隸虞世南之為世秘柳公

權之聚媚顏其卿之道婉王羲之之隸書徐浩之草

隸雖其筆法之功而性命之理道德之義莫然無聞若

夫此戈為武以知武之非已功如楚子因反正為之

以知鄴舒之必可伐如晉伯宗因三蟲食血為蠱舒

醫和知晉侯之疾因亥有二首六身史趙知絳老

人所生日數之積皆因字通其意不然魯魚相承

無有正訛君子奚取焉

書志

宋王愔古今文字志目

唐張彥遠云未見此書

上卷古書三十六種

古文篆

大篆

象形篆

科斗篆

小篆

刻符篆

篆篆

虫篆

隸書

署書

爻書

繆書

鳥書

尚方大篆

鳳書

魚書

龍書

麒麟書

龜書

蛇書

仙人書

雲書

芝英書

金錯書

十二時書懸針篆

垂露篆

倒薤書

偃波書

蚊脚書

草書

行書

楷書

葉書

填書

飛白書

古今小學

三十七家一書勢五家
百四十七人

中卷秦吳五十九人

李斯

程邈

胡毋敬

趙高

司馬相如

張敞

嚴延年

漢元帝

史海

劉向

孔光

爰禮

楊雄

陳遵

杜林

劉睦

衛宏

劉當

曹喜

杜度

王次仲

班固

徐幹

賈逵

賈魴

左姬

許慎

崔瑗

唐綜

曹壽

崔寔

尹珍

羅暉

趙襲

張超

皇甫規妻

李巡

蔡邕

張芝

蘇班

劉德昇

師宜官

姜詡

梁宣

張昶

梁鵠

張紘

毛弘

左伯 魏武帝 邯鄲淳 衛覲

鍾繇 張昭 蘇林 張揖

胡昭 杜恕 諸葛軌

下卷魏晉五十八人

常誕 張緝 郭通 常熊

朱暉 鍾會 諸葛瞻 皇象

何曾 傅玄 常弘 辛曠

魏徵 陳暢 楊肇 岑象

張弘 朱育 江偉 司馬攸

孫皓 杜預 潘奕 楊經

呂忱 衛恒 衛宣 裴興

素靖 牽秀 李韞 向泰

裴邈 張炳 張越 羊沈

荀爽 王廙 李式 羊固

辟閭訓 王導 庾異 王濛

衛夫人 李廡 王怡 劉劭

王脩 王冷 王羲之 張彭祖

謝安 郗愔 任靜 王獻之

王珣 栢玄 任靜 王獻之

唐舒元與玉筋篆志

秦丞相李斯變蒼頡籀文為玉筋篆體尚太古謂古若無人當時議書者皆輪心之故拔手能成一法

式歷兩漢三國至隋氏更八柱無有出者嗚呼天意
謂家之道不可以終絕故授以之趙郡李氏子陽冰
陽冰生皇唐開元天子時不聞外獎躬入象空獨能
備一千年而與秦斯相見可謂能不孤天意矣當時
得議書者亦皆輪伏之且謂之其格峻其力猛其功
備光大於秦斯有倍矣此直見上天以字寶瑞吾唐
矣不然何綿更姓氏而寂寞無人乎道不改篆而識
其點畫常有意味秦丞相真蹟會秦丞相去久聞
其有八字刻在荆玉其洪碑樹在嶧山巔今荆壁為重
飛上天矣固不可得而見也洪碑者留在人間往往有
好事者躋巔得見予亦嘗聞得去嶧山道路異日

將累足觀之未去問行長安會同里客有得陽冰真
跡遺在六幅素上者遂請歸客堂張之見蟲蝕鳥步
痕跡若屈鐵石陷入屋壁霜畫照着疑龍蛇刻駭鮮
鱗甲活動皆欲飛去齊日視之分明觀文字稂植吾
堂中然後知何之議也謂冰愈於斯吾雖未登嶧山
觀此可以信其為深於篆者之言也試以手拂拭其
煙顏塵容侵暴日久櫛皺拆裂玉筋欲拆予以勢慢
讓其主主曰此易致耳豈當其如是愛耶予曰今世人
所以重秦斯之跡非能盡辨別之以其秦古矣斯貌矣
向使秦斯與子比肩子能貴之乎曩吾尚欲苦
辛登嶧山之巔縮在予掌握中今且獨不為子貴子

不過生於唐而得與冰同為唐人吾知冰歿二三十
年其蹤跡流於人間固不甚少得為子目數見故易
之若此使冰生於秦時子又安得造次而見遺塵耶
是子賤目也世人皆然嗟吁冰既即世是字寶入地
矣後人思之孜孜求之今且遭不知者忽易想生筆
下日有新跡因為門戶見觀之物矣冰雖款求沽售
不獨棄為糞土必遭其詬怒也主人聞之其愧色見
於顏眉間歎卷而退知其退也必因循而不信強止
留之引筆書其行下志之以保明其為字寶也不謬
詞曰

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

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主人為吾
寶之

書苑菁華卷第十九

書苑菁華卷第二十

雜著

晉楊泉草書賦

惟六書之為體美草法之最奇杜垂名於古昔皇著
法乎今斯字要妙而有好勢奇綺而分馳解隸體之
細微散委曲而得宜下抑揚而奮發似龍鳳之騰儀應
神靈之變化象日月之盈虧書維練而值立衡平
體而均施或欵束而相抱或婆娑而四垂或攢剪而
齊整或上下而參差或隄岑而高舉或落擇而自按
其布好施媚如明珠之陸離其發翰擣藻如春華之

錢塘陳

思纂次

楊枝其提墨縱體如美女之長眉其滑澤有易如長溜之分岐其骨梗強壯如柱礎之不基其斷除窮盡如工匠之盡規其芒角吟牙如嚴霜之傳枝衆巧百態無盡不奇宛轉翻覆如絲相持

齊三僧虔書賦

情憑虛而側有思治想而圖空心經於則目像其容手以心麾毫以手從風挫挫氣妍嬈深功爾其隸也明敏婉孌絢舊趨將摘文能綽託韻笙簧儀春等愛麗景依光沉若雲鬱輕若蟬揚稠必昂萃約實箕張垂端整曲裁邪製方或具美於片巧或雙競於兩傷形綿靡而多態氣陵勵其如芒故其委貌也必妍歎

體也貴壯迹乘規而騁勢志循檢而懷放

唐吳融覽世光上人草書想賀監風賦

賀祕監東歸會稽霧隱霞栖派鏡湖水作池鑿石質峯為梯歎非雌雄畏其雄鷄東臯子無香不醉漆園吏有物皆齊孔子悠於顧龜印以尋解翟公何爾羅雀門而更題一日豁層軒慢素壁揀袂高下飛文絡繹風雨隨生魚龍手擲濤奔浪走中秋逢犯斗之槎月上雲開半夜見墮天之石狂兇無群離鴻一隻橫魯陽揮去之戈樹呂布射未之戟援毫既罷悅目忘疲滿堂生金玉之寶出世掩鬼神之奇日落簾捲山掩枕歌雲情自遠鶴態難羈但將健筆以為適豈待

閑人之見知邈矣清風茲為仰止今觀上士之殊藝
可繼伊人之逸軌當時芸閣猶於富貴浮雲此日桑
門得不塵埃脫屣

梁陶隱居論楊許三僊君真跡

楊君書最工不今不古能細能大大較雖祖效都法
筆力規矩兼於二王楊君名義晉人見實泉述書賦許掇書乃是學
揚而字体勁利偏善為寫經畫符與楊相善鬱勃峰
勢殆非人功所逮長史章之廼能而正書古拙隱居
昔見從道恩善別法書歎其神識今觀三君之蹟一
字一畫皆望影懸了自善思非智藝所及特天假此
鑒令有以頭悟爾

隋釋智果必成頌

迥展右肩項項長者向右肩

長舒左足有脚者向左舒

峻拔一角字方者權右角

潛虛半腹右軍云畫稍應於左右亦須看遠近均

間合間開無字等四點四畫為

隔仰隔覆並字是心間則下合也

迴互留放為字有磔掠重者則女字上住下

變換垂縮為兩臂畫一收下住是也

繁則減除為王書懸字虞書篆字皆去下

疎當補續一點神字處字皆加

分若仰背為縮也丹冊之類皆復自之

合如對目為逢也八字州字皆通清相瞻視

孤單必大一點一登成其獨立者

重並仍促為昌呂文棗等字上小林棘

似側映斜入之為側交類是

如斜附曲謂人為曲女曼

單精一字功歸自得盈虛向背仰覆垂縮

統視連幻妙在相承起復

隋釋智永題右軍樂毅論後

樂毅論者正書第一梁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蘭阮之

流莫不臨學陳天嘉中人得以獻文帝帝賜始與王

王作牧鏡中即以見示吾昔聞其妙今觀其真閱翫

良久匪朝伊夕始與薨後仍屬齊帝齊帝既歿又屬

餘杭公主公主以帝王所重恒加寶愛陳世諸王皆

求不得及天下一統四海同文果處、追尋累載方

得此書留意運工特尽神妙其間書誤兩字不欲點

除遂雌黃治定然後用筆陶隱居云大雅吟樂毅論

大師箴等筆心鮮媚墨紙精新斯言得之美釋智永

記

唐太宗書王羲之傳後

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迹不足可觀末代去朴

歸華舒綫點翰爭相誇尚競其五拙伯英臨池之妙

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迹逮乎鍾王以降
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為迫絕論其盡善或有
所疑至於布織濃分踈密震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
体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為瑕
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踈瘦如隆冬之
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
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羸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
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出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
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縮秋蛇卧王濛於
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
窮萬穀之皮飲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邪

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
善及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畫之工裁成之妙煙
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翫
之不竟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
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唐虞世南勸孝篇

自古賢哲勤心孝而立其名若不孝即後世而無聞
矣且會稽之竹箭湛盧之斷割不括而羽之不淬而
礪之終不見利用之材耳裁之云耽翫之功積如丘
山張芝孝書池水盡墨當其雅趣求彼真意無圖其
形容而滯於體質此責乎志意專精必有誠應也余

中霄之間遂夢吞筆既覺之後若在習臆又因假寐見張芝指一道字用筆体法斯也足明志誠感神信有徵矣故羲之於山陰寫黃庭經感三台神降其子猷之於會稽山見一異人披雲而下左手持紙右手持筆以遺猷之猷之授而問之曰君何姓字復何游處筆法奚施答曰吾象外為宅不更為姓常定為字其筆迹豈殊吾体耶猷之佩服斯言退而臨寫旬逾三歲竟昧其微况乃不孝乎羲之云自非通灵感物不可與談斯道夫道者孝以致之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則去之逾遠矣不得其門而入虽勤苦而難成矣今立以君臣之体類以攻戰之勢將以近而喻遠必因筌而得免務歎成其体要啓其戶牖庶將來君子思而勉之

唐劉禹錫論書

或問書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工與拙何損益於數哉答曰此誠有之蓋舉下之說尔非蹈中之說亦猶言居室曰避燥湿而已言衣裳曰適寒煖而已言飲食曰充腹而已言車馬曰代勞而已言祿位曰代耕而已今夫考居室必以閨門豐屋為美筭衣裳必以文章鮮澤為甲詳飲食必以精糧海陸為貴第車馬必以華州絕足為高于祿位必以重侯累封為意是數者皆不行舉下之說矣獨於書也行之邪禮曰士

依於德游於藝德者何曰子曰敏曰孝之謂者何禮
禮樂射御書數之謂是則藝居三德之後而士必游
之也書居數之上而六藝之一也語曰飽食終日無
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是則
博奕不得列於藝差愈於飽食無所用心耳吾觀今
之人適有南詆之曰子書居下品矣其人必道尔而
笑或誓然不屑詆之曰子握槊弈碁居下品矣其人
必赧然而愧或艷然而色是故敢以六藝斥人不舉
以六博斥人嗟呼衆尚之移人也問者曰然則彼謂
晉宋齊間亦嘗尚斯藝矣至有君臣爭名父子不讓
何哉荅曰吾姑款求中道耳子寧以尚之弊規哉之

歟且夫信者美德也秦繆尚之而賢臣莫贖黃老者
至道也竇后好之而儒臣見刑道德且不可尚矧由
道德以下者哉所謂中道而言書者何處之文學之
下六博之上材釣而善者得以加譽遇釣而善者得
以議能所知在乎譽非實也不黷而賞所議在乎過
非罪也不紊于刑夫如是度乎六書之學不堙墜而
已乎

唐李肇論書

或有人示以文卷者中有小學說一篇其略曰鴻文
先生坐于堂上手執經一卷弟子以次立先生講既
已而為文焉示於衆子則不善書也小學家流曰先

生通儒也而弗能字學何哉鴻文先生方隱几聞是
言也笑而召之責曰夫儒之立身以學乎以書乎苟
其書則孔子無以加也且止云典籍至是則無聞也
尔徒學書記姓名而已已乎已乎筆既覽之心憤然
思有以喻之故作論云

夫六藝中此為難事人罕曉其奧予非能也亦嘗聞
其旨盖用筆在乎虛掌而實指緩而急送意在筆
前字居筆後其勢如舞鳳翔鸞則其妙也大抵字不
可拙不可巧不可今不可古筆質相半可也鍾王之
法悉而備矣近世虞世南深得其体别有婉媚之態
凡云八法學者悉善予有二字之訣至神之方所謂

截拽也苟善斯字逸少伯英彼何人哉噫諒哉書功
之深人也之難能知也是歟曷可已乎

唐司空圖書屏記

人之格狀或峻其心必効心之勁則視其筆迹亦足
見其人矣歷代八書品者八十一人賢傑多在其間
不可誣也国初歐虞之後繼有名公元和長慶間先
大夫初以詩師友兵部盧公載從事於商於因題紀
唱和乃以書受知於裴公休辟倅鍾陵及後拜侍御
史退居中條時李忻州戎亦草隸著稱為計吏在藩
因輟所寶徐公浩真蹟一屏以為貺凡四十二幅
八体皆備所題多文選五言詩其朔風動秋草邊馬

有歸心十數字或草或隸尤為精絕或綴小簡於其
下記云怒猊扶石渴驥奔泉可以視碧落矣先公清
且披翫殆廢寢食常屬誠云正長史英吏部筆力逸
氣相資奇功無跡儒家之寶莫踰此屏也但二者皆
美神物所窺必當奪壁於中流飛鎗於烈火也殆非
子孫之所可存耳庚子歲遇亂自虞邑居負之置於
王城別業丙辰春正月陝軍復入則前後所藏及佛
道圖記共七千四百卷與是屏皆為灰燼痛哉今旅
寓華下於進士姚顛所居獲覽書品及徐公評論因
感憤追述貽信後孝且冀精於賞覽者必將繼有銓
次先化二年八月三日泗水司空圖衍涕撰於謹記

唐韓方明授筆要說

昔歲李書事求筆法貞元十五授法於東海徐公璿
十七年授法於清河崔公邈由來矣自伯英以前未
有真行草書之法姚思廉奉詔論書云王僧
虔谷竟陵王書云張芝常誣鍾會索靖二衛並
得名書古今無以辯其優劣唯見筆力驚馬絕耳特有
羅暉趙襲並善書與張芝同著名而張矜巧自許衆頗
惑之常與太僕朱寬書云此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今筆言自古能書皆曰鍾張按張自矜巧為衆所惑今
言筆法亦不言自張芝芝自云此崔杜不足即可信乎
筆法起自崔瑗子玉明矣清河公雖云傳筆法於

張旭長史世之所傳得長史法者唯求得求字八法
次有五執筆已下並未之有前聞者乎方明傳之於
清河公問八法起於隸字之始後漢崔子玉歷鍾王
以下傳授至於永禪師而至張旭始弘八法次演五
勢更備九用則萬字無不該於此墨道之妙最無
不由之以成也夫把筆有五種大凡筆管長不過五六寸
貴用易便也

第一執筆夫書之妙在於執筆既以雙指苞管亦當
五指共執其要實指虛掌鈎撮許送亦曰抵送以備
口傳手授之說也世俗皆以單指苞之則力不足而
無神氣每作一畫點雖有解法亦當使用不成曰平

腕雙苞虛掌實指妙無所加也

第二握管亦名拙謂五指共握其管末吊筆急疾無
體之書或走葉草用之今世俗多用五指握管書則
全無筋骨慎不可效也

第三撮管謂以五指撮其管末惟大草書或書圖幛
用之亦與拙管同也

第四握管謂捻拳握管於掌中懸腕以肘助力書之
或云起自諸葛亮倚柱書時雷霆柱裂書亦不輟當
用壯氣率以此握管書之非書家流所用也後王僧
虔用此法蓋以異於人故非本為也近有張從中郎
然而為實為世笑也

獨管謂從頭指至小指以管於第一二指節中
擬之亦是効握管小異所為有好異之輩竊為流俗
書圖幃用之或以示凡淺時提轉甚為怪異此又非
書家之事也

徐公曰置筆於大指中節前居動轉之際以頭指齊
中指兼助為力指自然實掌自然虛垂之執使齊必
須用之自在今人皆置筆當節礙其轉動拳指塞掌
絕其力勢况執之愈急愈滯不通縱用之規矩無以
施為也

又曰夫執筆在乎便穩用筆在乎輕健故輕則須沈
便則須澁謂藏鋒也不澁則險勁之狀無由而生也

太流則便成浮滑浮滑則是為俗也故須每點畫須
依筆法然始稱書乃同古人之迹所謂為合於作者
也

又曰夫欲書當先想着所書一紙之中是何詞句言
語多少及紙色目相稱如何等書令與書体相合或
真或行或草與紙相當然意在筆前筆居心後皆須
存用筆法想有難書之字預須心中布置然後下筆
自然容與徘徊意態雄逸不得臨時無法任筆所成
則非謂能解也

唐杜光庭明隸書所始

隸書始於秦時程邈者非也隸書之興與

代何以知之按左傳史趙筭絳縣人年曰亥有二首六身是其物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蓋以亥字之形似布筭之狀按古文亥作九全無其狀雖春秋之時文字體別而言亥字有二首六身則是今之亥字下其首之二畫豎置身傍亥作承此則二萬六千六百之數也據此亥文則春秋之時有隸書矣又鄺善長水經注云臨淄人有發古冢者得銅棺棺外穩起為文言齊太公代孫胡公棺之也惟三字古文餘同今書此胡公又在春秋之前即隸書與於周代明矣當時未全行猶與古文相參自秦程邈已未乃廢古文全行隸體故程邈等擅其名非創造也

江南後主李煜煜書述

壯歲書亦壯猶嫖姚十八從軍初擁千騎憑凌沙漠而目無全虜又如夏雲竒峯畏日烈日景縱橫炎炎不可向耳其任勢也如此老來書亦老如諸葛亮董戎朱叡接敵舉板輿自隨以白羽毫軍不見其風骨而毫素相適筆無全鋒噫壯老不同功用則異唯所能者可以言之書有七字法謂之拚鐙自衛夫人并鍾王傳授于歐顏褚陸等流於此日然世人罕知其道者孤以幸會得誨授於先生竒哉是書也非天賦其性口授要訣然後覃功覃思則不能窮其奧妙安得

不祕而寶之所謂法者撒點鉤揭抵導送是也此字
今有顏公真卿墨跡尚存於世余恐將來孝者無所
聞焉故聊記之

翰林轉授隱術

夫功書之道雖從師授必須先識筆勢乃可加工筆
勢若明則務於遲澁疏分資於異狀異狀得矣
求諸變態達矣無溺荒僻荒僻去矣藉於神彩
神彩至矣機於玄微則宕逸無方矣若乃一尚規模
隨其工拙專以近其肥瘦体其疎密齊平過於識
兵疾速流於遲澁進退生疑否臧不決振動迷於筆
前留放或放手下師心固執於獨見耻請問於智人若

此款造玄微則未之有也今論字之點畫偏傍用筆
之術多於永字取法開手向北背並遵鍾元常逸王少
執則各有條貫自昔口傳手授不載文字其用筆
圖上明之也

夫孝書者先須識點畫去處名字然後集其筆法則
結束得所變通有憑畫不變喻排竿子點不變如若
布棊方不變以斗圓不變成鉤斯則病之甚也崔子
玉云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中規抑左
揚右望之若款陶隱居云近左虛右分間不同視之
不足學之難工並其術也
楷法起於上谷王次仲蔡邕崔瑗悉能為之鍾元常

用之尽妙王逸少得於神彩永禪師不墮世德歐陽
詢虞世南克彰時譽迥於變互不失其宗八法熟閑
異態皆識若明此道始可攻書爾

夫學書先識宗旨不知隱術難以求工鍾王以來例
皆口授雖則心存於法而制在臨特遲速之態資於
合宜大凡筆法點畫八體備於永字取則而已然八
體起於疑字之始後漢崔子玉歷鍾王已下傳授所
用八體該於之外萬字墨道之最不可不明又有先達於

八體之外更演五勢以為制度

一鈎裹勢須圓角而蹲鋒用中指鈎以成
二鈎弩勢須圓角而趯鋒以指包

三衮筆勢

須按鋒上下感衮之

四儷筆勢

須今令字下點是也

五奮筆勢

須書上字常用之是也

夫孝先賢書實難為意氣先知筆理粗會旨歸行
行皆有活法字字書土血如生動師資相契血脉相
傳其理淵澄不可具載

書苑菁華卷第二十



賢苑黃氏珍
藏真書屋

大正

川島
宗書

